一座佛肸城 半部中牟史

(上)

□齐治平

佛肸作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二任中牟县令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牟。其相关史料、实物、传说故事历代不断。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其人其事及对中牟历史文化的影响,顺便拨开关于他的重重迷雾。

佛肸是谁的家臣

佛肸身上笼罩着许多谜团,至今仍是扯不断、理还乱。大约在公元前493年,佛肸以家臣的身份出任中牟县令。他的出场介绍就有争议:究竟是谁的家臣?对此史学界有两种说法:

一、赵氏家臣。西汉刘向《烈女传·赵佛肸母》中记载:“赵佛肸母者,赵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。佛肸以中牟叛。”朱熹《论语集注》:“朱子曰:‘佛肸,晋大夫、赵氏之中牟宰也’。”

二、范、中行氏家臣。清代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记载:“中牟为范、中行邑,佛肸是范、中行之臣。于时为中牟宰。”清代吴承仕《论衡校释》记载:“佛肸为范、中行家邑宰。”

《烈女传》成书于西汉,故事起源时间更早,可信度较高;宋代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则是儒家经典之作。再据《淮南子》记载:“简子薨,中牟降齐。襄子来伐,复归赵。”每次中牟出变故,都是赵氏来平定,可知是赵氏势力范围。综上所述,佛肸应是赵氏家臣。

孔子若来相助 将世无“文圣”

佛肸不光招揽中牟本地人,他还写信想让孔子来做他的幕僚。孔子接到信以后,感觉是一个展示才华、施展抱负的机会,真动心了。他告诉学生们,想去中牟县辅佐佛肸,成就一番事业。学生子路劝阻道:“从前我听先生说过,‘亲自到做坏事的人那里,君子是不去的。’现在佛肸在中牟反叛,您却要去,这如何解释呢?”孔子也是有远大政治理想的,不愿意一直赋闲,不过他认为子路说得有道理,最终没来中牟县。

没多久,赵简子闻听佛肸想要独立,亲自带大军前来平定,但想攻占中牟城并非易事。中牟城建在圃田泽和萑苻泽之间,这里是宽度三、五里的狭长陆地,不适合大军团作战。当初,齐桓公建中牟城,是为防备狄族的骑兵突袭,因而中牟城建得相当高大坚固,易守难攻。赵简子最终还是攻下中牟城,付出的代价也可想而知,所以他恼羞成怒,将佛肸及其僚属全部杀死,这就是著名的“赵简子屠中牟”。

佛肸邀请孔子之事记录在《论语》里,古代读书人皆熟知此事;《曾子》《说苑》《太平御览》等史料都明确记载“简子屠中牟”,这两件事均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。还有一点需要指出:《烈女传·赵佛肸母》中记载佛肸反叛失败被杀后,他的母亲要受到牵连,被赵襄子赦免,与诸多史料记载的“简子屠中牟”有所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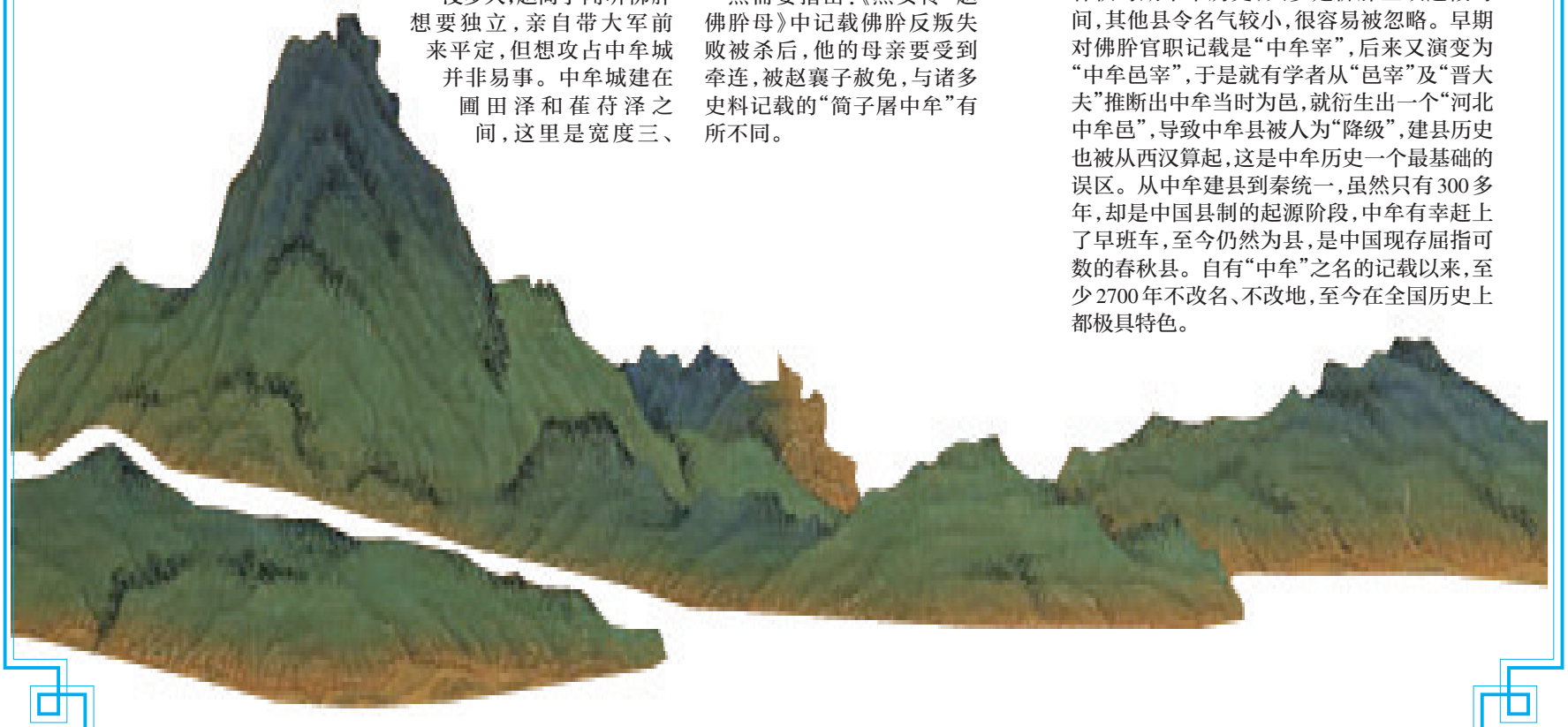
佛肸其实是县令

前面史料中,都把佛肸称为“宰”或“邑宰”,很容易让人误解为中牟是佛肸的封邑。其实不然,中牟在佛肸之前已然是县,佛肸在中牟的实职是县令,晋大夫爵位。中牟地处圃田泽与萑苻泽之间的陆地,扼守中原咽喉,军事地位极其重要,这也是齐桓公在此建筑中牟城的原因。到春秋初期,楚、秦、晋等大国在边境险要之处设县,之后成常态化,中牟城的地位重要,设为县顺理成章,县令都是由君主直接管辖、任命。诸多史料可证:

《韩非子·外储说·左下》记载:“中牟无令,晋平公问赵武曰:‘中牟,晋国之股肱,邯郸之肩髀,寡人欲得其良令也,谁使而可?’”

《吕氏春秋·审分览·知度》记载:“赵襄子之时,以任登为中牟令。”任登向赵襄子举荐中牟人胆胥己、中章辅佐,襄子便向晋君举荐二人为中大夫,相国对赵襄子说:“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!为中大夫,若此其易也?非晋国之故。”

《说苑·立节》:“佛肸用中牟之县畔。”

赵武向晋平公推荐的是邢伯,上任时间约为公元前550年。他是有史料记载的首任中牟县令,对中牟历史意义重大,因而他被供奉在名宦祠首位,乾隆十九年《中牟县志》有明确记载。任登任县令时间无史料明确记载,但据《淮南子》记载,赵简子死后,中牟归顺齐国,赵襄子前来讨伐,中牟城又回归赵国,推测应该在此年,约公元前476年。对比三人时间,佛肸上距邢伯50余年,下距任登仅10余年,佛肸前后两任均是县令,且这70多年间,中牟一直都是晋国管辖,主政长官也都是晋君任命的县令,由此可知佛肸也是县令。

既然佛肸前后两任都是县令,为何到他却称“宰”或“邑宰”呢?这和佛肸的家臣身份有密切关系,我们来看一下《辞源》中的解释:“宰,官吏的通称,周礼有冢宰、大宰、小宰、宰夫、内宰、里宰。春秋卿大夫的家臣和采邑的长官也称宰。”至此可知,只是因身份不同对他的官职叫法不同而已。再如唐朝杜佑《通典·职官》中记载:“县邑之长曰宰、曰尹、曰公、曰大夫,其职一也。”佛肸在中牟闹得动静实在是太大,其事又被收录入《论语》,后世学者了解春秋时期中牟历史,大多是佛肸主政这段时间,其他县令名气较小,很容易被忽略。早期对佛肸官职记载是“中牟宰”,后来又演变为“中牟邑宰”,于是就有学者从“邑宰”及“晋大夫”推断出中牟当时为邑,就衍生出一个“河北中牟邑”,导致中牟县被人为“降级”,建县历史也被从西汉算起,这是中牟历史一个最基础的误区。从中牟建县到秦统一,虽然只有300多年,却是中国县制的起源阶段,中牟有幸赶上了早班车,至今仍然为县,是中国现存屈指可数的春秋县。自有“中牟”之名的记载以来,至少2700年不改名、不改地,至今在全国历史上都极具特色。